

逢星期日出版

稿 例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

顧彬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

□劉凌

卷帙浩繁的十卷本德文版《中國文學史》，由德國著名漢學家、詩人、翻譯家顧彬主編並親任撰寫，為衆所認可的國際漢學研究重大成就。

顧彬（Wolfgang Kubin），於一九七三年以《論杜牧的抒情詩》一書獲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學位，一九八一年以《空山——中國文人自然觀之發展》一書獲評教授，自一九五五年出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至今，同時擔任《袖珍漢學》和《東方·方向》兩份重要德文漢學／亞洲學期刊主編。

顧彬近年來常在接受記者採訪時，發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論，在中國很多作家中引起軒然大波，也使文學研究者聚訟紛紛。他所撰著的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，已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近日推出，使我們能更全面系統地了解他對中國文學，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文學的異域視角和獨具創見的評論。

顧彬在本書《中文版序》中，自述其四十年來，「我將自己所有的愛都傾注到了中國文學之中！但遺憾的是，目前人們在討論我有關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幾個論點時，往往忽略了這一點。」

他認為從《詩經》到魯迅，中國文學傳統無疑屬於世界文學，而且是世界文化遺產中最堅實的組成部分。「相對於一個擁有三千年歷史的、高度發達而又自成一體的文學傳統，當代文學在五十年間的發展又是怎樣？它依然在語言上、精神上以及形式上尋求着自我發展的道路。這不僅在中國如此，在德國也不例外。」

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分為《現代前夜的中國文學》、《民國時期文學》和《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文學：國家、個人和地域》三章，書後附有詳盡的《參考文獻目錄》及《譯後記》。

顧彬在《前言》中坦承其為方便計，保留了通行的分期法。「就像其他文學研究者那樣，我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分成近代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一）、現代（一九一二—一九四九）和當代（一九四九年後）文學。當然，這樣一個區分背後，是一個主要以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為參照的闡釋模式。儘管也有其他種種劃分，但它們到目前還沒有得到普遍的公認。」

顧彬研究文學史並予以評論的主要依據，是語言駕馭力、形式塑造力和個體精神的穿透力這三種習慣性標準。「在這方面我的榜樣始終是魯迅，他在我眼中是二十世紀無人可及，也無法超越的中國作家。除了他的重磅作品之外，也有其他的零散之作能得

起時間的考驗，這對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。」

二〇〇八年十月，顧彬在上海參與了本書首發式後於幾所大學發表演講。他在《形而上學傳統中的當代德國哲學》的演說中，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缺少有活力的傳統，對傳統「既不要盲目接受，也不要盲目否定。五四時期和一九六八年在西方批評傳統的人，他們還掌握傳統，如魯迅和胡適。從批評的角度來接受傳統，這很重要。」

顧彬隨後在上海衛視的節目中，仍口不擇言地斷定「中國當代文學存在很大的問題。」據《揚子夜報》披露，他還一一評點了莫言、王安憶、阿城、安妮寶貝，以及已故王小波等著名作家。

顧彬坦率地宣示他對文學的態度「非常保守」，「現代文學的理想是什麼？就是『美』和『精英』。」從現代文學的標準出發，他批評中國當代作家放棄了「美的理想」。

他尤為着重指出不懂外語是中國作家的「軟肋」，正是這一致命的癥結導致中國當代作家沒有寬廣的視野和胸襟。「不少作家只能通過譯本來了解外國人寫了什麼，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不知道語言能達到怎樣的水平。」

顧彬盛嘆中國古代文人對語言「推敲」的執著，並未被當代作家所承襲。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重視語言，他們覺得故事是最重要的。而在歐美文壇，語言的重要性更甚於故事。

中國的著名作家大多生活在物質條件優裕的大城市中，而中國當代為數不多的城市小說，也引發了顧彬對當代作家的批評：「他們寫不出中國城市的味道，他們寫的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，都非常抽象。」

究其原因，顧彬認為是中國作家的創作和生活脫節所致。他指出一點都不了解生活，是不少中國作家的「大錯誤」。

當代文學作品必須反映當代生活，是中國讀者的要求，「為什麼中國讀者對當代文學這麼失望？因為中國當代作家不敢面對生活中具體的問題，他們看市場需要什麼就寫什麼，所以不少作家寫的小說跟創作一樣。他們希望有某個美國電影公司會把他們的破劇本拍成電影，他們希望據此出名、賺錢。而本來文學是應該和作家本人的生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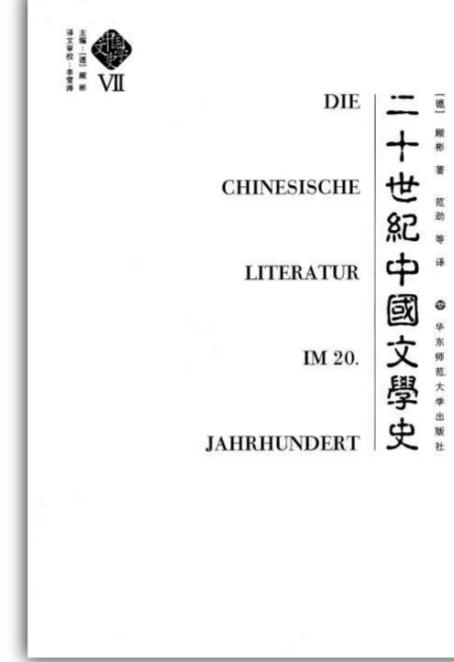
顧彬是本書譯者范勤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導師。范勤認為西方對文學史的撰寫並不比中國先進，

雖然文學史是西方人的話語產物，但經過長達百年中國歷代學者的不懈努力，中國的文學史著作並不遜於西方。

「從中國文學史撰寫的視角，我們現在並不需要向西方借鑑。」范勤認為，現在引進西方漢學家著作的目的，以及他之翻譯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，「是為了研究西方人觀看中國的角度，了解西方人的學術旨趣及其焦點所在，這樣才能找到中西文化合適的對接口，找到進入西方世界話語場的有效途徑，找到共同作用的場域。」

撰寫一部系統的中國文學史，無論對哪個西方國家來說，都是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。一九〇二年問世的顧路柏《中國文學史》，一直是德語漢學界案頭的標準參考書。直到一九八九年，慕尼黑大學施寒微的《中國文學史》才將其取代。其間八十七年，從未有一部像樣的同類著作與之競爭。

顧彬主編問世的《中國文學史》皇皇十巨冊，他親自撰寫的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》，更是德語國家第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。此書中譯本的問世，必將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比較文學的深入研究。



鄉村創意 ——宜蘭行腳之三

□方文

我們港澳及東南亞媒體訪問團到訪宜蘭第一晚，縣政府招待的宴席上擺出「五糧液」白酒。乍見以為大陸四川名酒入台了，細看發現產地卻是宜蘭頭城農場。

「我們是『小科士』啦。」卓場長謙遜地說，農場有個小小的藏酒酒窖，製白酒、紅葡萄酒和米酒，都經他親手擺弄。「取名『五糧液』是和朋友玩猜製酒的原料，沒有特別的想法。」如果政府肯給酒牌，他還想生產威士忌呢！因為品質口感俱佳，他對自己的「傑作」頗為自豪，「我們農場的酒，產量非常有限，宜蘭本地很快就賣光了，哪會想外銷去大陸啊。」乘着酒興，他滔滔不絕地介紹，他的農場除酒廠外，有種植業，出來的水果遠近出名；有休閒旅館，衛生安全又舒適；還有特色餐飲，吃得出美味又富特色；還致力研究生物科技……難怪他名片上，印着各種協會的理監事頭銜就有八個之多。

說起農業科技，他尤其來勁。「一年兩熟的龍眼，聽說過嗎？台灣就有！」龍眼是夏天結果的，可一年冬天，台南有座寺廟旁的龍眼樹上，掛了一串果實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有心人整天對着這棵龍眼樹琢磨：是香客多人氣足，還是煙火旺季氣熱？都不是。最終解開了迷團：是硝！寺廟放鞭炮的硝煙，燒得龍眼樹在嚴寒中長出新芽新枝。於是，在冬天裡為龍眼噴灑磷礦鹽煙霧，終於催生出冬熟的龍眼來。「台灣還有一年三熟的葡萄呢！」卓場長的新鮮事頗多，只是行程未安排頭城農場，更未到臺南，未能一睹冬熟夏果的風采。

不過，我們很快地就親身感受到宜蘭農場的妙曼之處了。在中山休閒農業區，有着三十五家觀光業者，經營休閒農場、觀光果園、鄉土餐飲、鄉村住宿及茶園體驗，他們以「柚香」、「茶香」為基調，分別開發出不同特色的項目，有賞柚花、喝柚花茶、柚子入菜、採茶、茶月餅DIY、黃金蛋DIY等等，可謂各自各精。由於幅員遼闊，內容豐富，我們兵分兩路，各人踩腳踏車前往目標農場，一路上飽覽雅致秀麗的田園風光，別有一番樂趣。

來到鵝山茶園，我們體驗茶燶蛋的製作過程。熱心的老闆娘讓我們穿上特色工作服，教導我們如何煮蛋燶蛋：將蛋放入滾沸的山泉水中煮七八分鐘，冷卻後剝殼，再與鍋內的茶葉一起燶。燶蛋出爐時，茶香四溢，蛋黃呈半熟凝脂狀，令人忍不住大快朵頤。茶葉是中山農業區主要農產品，茶園主們無不費盡心思，利用茶葉製作各式產品。鵝山老闆娘經過反覆試驗，採用水晶蛋做法研發出好吃的茶燶蛋，是園區的特色之一。此外，味道獨特的茶花生，是將茶葉與花生久熬，使茶味滲入其中，嚼起來齒頰生津、久香不散。

另路同行走訪馨山茶園，又是一番情趣。主人劉家父子製茶技術一流，在二十多年茶葉競賽中，獲獎五百多次，拿下兩屆全台製茶冠軍，至今十餘年連續宜

蘭縣奪冠。獎狀牆壁不夠掛，乾脆貼上天花板。遊客仰觀各層樓頂，猶如一道別樣風景。劉老闆更是個茶品發明家，他發明以速凍鎖住香味的「冷凍茶」，特別香醇，因此獲頒十大傑出農民發明獎。「香片明蝦」為香醇的烏龍茶湯和新鮮肥碩的明蝦混煮，滲入茶香的明蝦，肉質尤其鮮嫩甘甜；「雪茶雞湯」則用香味濃郁的冷凍茶做湯頭慢火精燉，雞肉吸收茶香為滑嫩可口；還有「茶香豆腐」、「綠茶馬豆糕」、「綠茶鬚糖」等，皆為獨一無二的爽口佳品，既營養又養生。

世居於此的劉老闆還是一部「活歷史」。祖先從大陸遷居來台，歷經漢番打鬥、水圳修築、茶葉生產，他無所不知。喝茶聽他「講古」，也是遊客的最愛。

我們夜宿的三富花園農場，則以自然生態作特色，空氣清新，寧靜樸實，遠離塵囂。在圓月清澈的銀輝下，主人帶領我們沿階級步道潛入山野，觀察青蛙的習性……遺忘已久的鄉下孩提記憶，剎那間被重新喚起。水田蛙鳴，村落犬吠，陪伴入夢鄉。一路走來，誰能不感念這難得的鄉間純樸風味。

產業開拓的創意，不時會加入文化元素。三星鄉為精緻農業的典範，其傑作之一是「上將梨」。鄉農會將品質高的梨山新興梨花苞，嫁接到橫山梨樹上。宜蘭雨多，使得梨花開得更美，果實多汁美味又武大。開心之餘，聯想三星「官階」，即命名曰「上將梨」。「上將梨」很快打響了名號，遠遠銷日本。三星的青蔥文化館，系統展示了著名三星蔥的栽植技術、營養成分和制作菜餚，附帶介紹白蒜、銀柳等三星特產，以及周邊景點的旅遊資訊。香格里拉農場可謂台灣休閒農場的先驅，獨具匠心的文化娛樂——打陀螺、放天燈、撈泡泡，已成為該農場的代名詞。

隔日，我們到了蘇澳白米村，而今又重新以「木屐村」聞名於世。走進木屐館，一樓產品展示館，觸目皆是琳瑯光采的木屐；二樓藝術創作館，師傅們在精心製作各類木屐；隔壁木屐教學館，現場教會參觀者製作自己心愛的木屐。白米村其實不產白米，而是盛產水泥原料石灰岩，村民將其碎成顆粒如白米出售故得其名。白米村後的山上，生長適宜製作木屐的樹木——江某樹，村民又就地取財，發展木屐產業。這裡早年為全台灣木屐的重要供應地，「木屐村」隨之勝名遠播。後來隨着工商業的發達，木屐產業走向沒落。

木屐館裡有位古稀老人，大冷天裡赤腳走來走去。一問竟是被稱為「國寶」的木屐師傅陳信雄。「從小赤腳習慣了。」他說，小時候家窮，有雙木屐捨不得用，每年只在正月初一至初三才穿，平時都赤腳。也因為家窮，儘管愛讀書，卻於小學畢業就學藝做木屐，出師後一直幹木屐履行當。可是時代在變，塑膠鞋傳進來後，穿木屐的人漸漸少了；轉作生產洗衣板，又被洗衣機漸漸代替了。生活無着，他只好去給人看門作守衛。上世紀末，白米村繁榮不再，經濟凋零。

如何讓鄉村起死回生？當局頒布了社區改造扶助政策，讓「木屐村」美名恢復往日光彩。他們蒐集木屐的製作技術，尋找當年的木屐師傅，根據時代發展需求，開拓創意的新產品。陳信雄老師傅就是這樣被請回來重展絕技，且傳帶學徒，也因此被尊稱為「國寶」級大師。

在木屐館，不僅觀賞師傅從木塊的鋸、砍、鑿、刨，到木屐成型、上漆保護、彩繪鞋面、製作皮雕，最後釘釘的製作流程，更可以親自彩繪木屐，展現個人的美術天賦；還可以跟隨師傅學跳木屐舞，體驗木屐的特殊風韻。在師傅指導下，我們都親手製作世上獨一無二的「迷你小木屐」，帶回去作為紀念品。這既感受到白米村為傳統木屐注入新生命的創意，又留住一次鄉村勞作的美好記憶。

據悉，兩百多戶人家的白米村，專職從事木屐產業只有三十多人，木屐銷售收入從十年前的台幣一百二十萬元，攀升到去年的一千二百萬元，成長了十倍，還不包括旅遊套裝、風味餐飲的收入。白米木屐村的名聲也越來越響，早幾年有誰知道蘇澳白米村，近幾年何止台灣本地，新加坡、日本等地遊客也絡繹不絕。當地人士表示，宜蘭有很多鄉鎮，由於年輕人外流導致村莊老年化，經濟發展中斷甚至倒退，村民生活困頓。若能在社區政策扶助下，憑藉當地的特色，加上自身的努力，就會有新轉機，白米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

幾天下來，在宜蘭鄉間走馬觀花，觸摸到產業開發中不少別出心裁的創意。返途中不經意聽到一位同行的感慨：「宜蘭人發展經濟的創意，如同宜蘭的溫泉一樣，在宜蘭的土地上到處湧流！」是啊，溫泉的形成需要熱源、水源和地底縫隙。產業創意的「水源」在宜蘭富饒土地上，「熱源」蘊藏在宜蘭人心中，「縫隙」藉社改政策的扶助疏通。水到渠成，怎不到處湧流呢！



製木屐



綠眼眸之歌

□秀實

淡水鎮

這裡的衆生都是格列佛筆下的模樣，煞有介事地在吃喝玩樂，和在抬頭時驚訝於對岸那無言的慈悲臉容。一月傍晚的淡水鎮在睡夢的邊緣，那些販賣食物的攤販和他們搖曳的燈火，浸淫在飢餓與匱乏的慾望輪迴中。

懸在河道旁的眼眸遇上了對岸巨大的黑暗，卻把飄揚着灰塵的小鎮街巷照亮了。黯然的河道如衣袂邊緣的彎曲，流動着而永不變改。終於黑夜是不能拒絕的，那些延續的笑聲只是沉睡前的微弱呼息，證明聲色慾念的減寂。

我感到你在微笑是，是因為我手裡的那株紫色的花兒在夜空中微微的顫動。

一串串捷運列車的燈光，飄在左岸，運載着感情，遠離你的國度。

壹零壹

大海裡高聳的鐵柱是孫悟空手裡那根金剛棒，椿插在這個盆地的中央，龍紋般的雲霞也一路平鋪，遠到天邊。在南面的高地上，午間我把清水注入盆內。水淹不到指南山的高度，水面飄浮着一絲一縷的雲彩，壹零壹仍然以望海的高度、以磨雲的高度傲立着。

我擰乾那薄霧的面巾，拭擦着落寞的表情，明天將有歡娛的人間世的鐘聲傳來，而我在高樓上，望山稜外的海，望雲外的浮雲，望對岸另一個春日裡的背影。那些淤泥上的悉悉索索，已離我愈遠了。

忠孝站

商圈是一枚最後的棋子，所有的結局都出現後，仍然未曾挪動過。兵馬倥偬間，士象起落間，忽然會有廣播聲：將軍。

鐵道列車把群衆運輸來這裡，形形色色的物資源源注入，掇滿了所有的櫥窗。我在一條小巷的咖啡館坐下，看這個場景，試圖解釋為一種繁華的裝置。

烽火已遠行，烽火台仍留在這裡。沒有狼煙，只餘聲光的污染。地下街那條甬道，我穿行着如一隻春日的燕子，銜着舊年冬日的一截枯枝。

瑠公圳

沉睡了的泥土仍有着時間的溫度，我站在那道木橋上看潺潺而出的水源。那些風車草正結着白色的小花。沉靜的小鸞鶯是因為洞悉牠們的遷徙，才不離開這個水潭。

湖水收藏了一座城市的日誌，那些焰火與寒霜，那座公園與那間旅館，那個冬季的雨與那次河道上的風。因為沉澱，所以水淺。

有消息穿越枝椏，飛向傳鐘午間的清脆聲。

木柵

列車在這個山脚下停靠着。

列車來自繁華的城區，卻不駛進這個山谷。把一些森林的符號留在這裡，如泥土上的爪痕與枝葉間的蟲鳴。

把這些符號翻譯，成了一篇文明的寓言。

我從一頭雲豹的斑紋中，看見更大的森林，更多的毒蛇猛獸，和更高更大的木柵。而那頭在叢林後面露出來的長頸鹿，令我想起那段如詩人筆下，叫「長頸鹿」的囚籠中的日子。

我在囚籠與囚籠間進出，在整個貓空底下睡去了。